

欠姥爷一碗牛肉拉面

李柏林

小时候,每逢节假日,我都吵着要去姥爷家,姥爷便骑着他那辆破旧的二八自行车来接我。

村里有的孩子,帮家里人拾柴火,陪家里人去菜地,帮家里人择菜。而我什么都不用做,我刚想进厨房,便被姥爷赶了出来,说厨房呛人,让我走远点儿。

我就坐在院子里,拿着小板凳玩着骑大马的游戏,看着炊烟往上飘。吃过午饭后,跟着弟弟,拿着蚯蚓去钓龙虾,姥爷见我们喜欢吃虾,专门买了网子,去网龙虾。

有时候一晚上可以网很多,吃不完的拿到镇上去卖,卖的钱又换成零食,然后以另外一种方式,到我们的肚子里。

有一次,姥爷回来对我们说,镇上开了一家辣子面,听说里面还有牛肉。以我和弟弟的阅历,瞬间笑话起了姥爷,那不叫辣子面,那叫牛肉拉面。

那个时候,我们对于牛肉面的记忆,还停留在方便面的印象里。在农村,牛都是用来耕田的,根本没有人愿意去吃牛肉。我和弟弟听到这个消息后开始嚷着想吃牛肉拉面,于是姥爷开始计划着,说等小龙虾卖了钱,就带我们去吃牛肉拉面。

去吃拉面的头一天晚上,姥爷让我们早点儿睡,因为村子离镇上几十里,骑车要两个小时,我们需要早起。可那晚,我却激动得睡不着。

第二天早晨五点钟姥姥就起床了,给姥爷下了挂面,我们在旁边跳来跳去,嘲笑他傻,马上就要去吃拉面了,吃什么挂面啊,吃饱了怎么吃好吃的。可是姥爷说,外面的东西不干净,都是佐料,才不爱吃那些东西呢。

担心回来的时候天太热,我们六点钟就出发了。弟弟坐在前面的大杠上,我坐在后面。清晨的路上,布谷鸟一直在叫,像我欢快的心情。路边的喇叭花开得正旺,我和弟弟特别兴奋,终于要吃到我们梦寐以求的牛肉拉面了,催促着姥爷快一点儿。那辆自行车有节奏地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,在乡间的小路上飞驰着。

我们过了桥,以最快的速度上坡、下坡,就这样,那天我们只用了一个半小时就来到了牛肉拉面馆,一人要了一份大碗的牛肉拉面。

因为是镇上的第一家拉面馆,即使贵,人也很多,大家都想尝尝鲜。况且镇上的人经济条件可比我们村里的乡巴佬好多了。那个时候我甚至认为,这家牛肉拉面馆,就是我们当地的招牌。

我们看着老板拉着面,还一惊一乍地说,他的面为什么不断呢?为什么可以拉那么细呢?我们用言语来掩盖当时焦急的心。旁边客人吃拉面的吸溜声,快把我的魂都勾走了,我的视线,一直都没有离开老板的手。甚至老板娘每一次端拉面碗,我

都以为她是送给我的。

终于轮到我了,我甚至觉得那是我忍耐的极限了,我和弟弟忙吸溜一口,觉得那真是人间美味。我问姥爷吃不吃,他连忙摆手说不爱吃。那个时候,我觉得大人嘴里的不爱吃就是不好吃,他们天生只喜欢吃那些菜园里的蔬菜瓜果。

然后我们也不问了,便埋头大吃起来,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大海碗,上面飘着的两块牛肉片,虽然很少,但我还是细嚼慢咽,像吃唐僧肉一样。

吃完牛肉拉面,我们又跨上那辆破旧的自行车,准备回去。喇叭花开始无精打采,我听见蝉鸣,好像在提醒我们赶快回家,太阳马上就要抓住我们了。

在路上,我们舔舔嘴唇,觉得还残留着牛肉拉面的味道,嘴也像抹了蜜一样说着好话。弟弟说:“我长大后,给姥爷买一头猪,让他天天吃猪肉。”我马上说:“等我长大了,我要请姥爷吃最豪华的牛肉拉面。”姥爷笑着说:“那我可要等着,你欠我一顿牛肉拉面。”

后来因为求学,我去了外地,暑假也忙着实习,去姥爷家的次数屈指可数。童年时说的话,往心上一压,就是很多年。而姥爷身体也渐渐不好,无法再骑着自行车独自过桥、上坡下坡,他去镇上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

我毕业的那年暑假,刚找到工

作,母亲就给我打电话,说姥爷病重。我赶忙买了车票回了老家,却还是没能见上姥爷最后一面。我欠姥爷的那碗拉面,无法兑现了。

后来我们家也从村里搬到了镇上。小镇变得越来越繁荣,不仅开了拉面店,还开了汉堡店、奶茶店、烧烤店……这些都是姥爷生前没有见过的东西。而那个拉面馆已经有20年的历史了,如今看来又低矮又破旧。它与旁边那些漂亮的招牌格格不入,熏黑的墙面,破旧的木招牌,也仿佛经历了太多风霜。只是因为老顾客比较多,在强撑着。可是,曾经的我却觉得,能进来吃一碗拉面的人是多么时髦呀。

只有姥爷的村庄,桥还是那座桥,上坡还是上坡,下坡还是下坡,只是铺了水泥路。因为桥面太窄的原因,所以那里至今没有通车。村子还是曾经的样子,低矮歪斜的土墙,长满青苔的墙角,和我的记忆中一模一样。

它好像把我的童年彻底留住了。它留住的,还有我对姥爷的诺言,像是冻结在了那段记忆里。“等我长大了,我要请你吃一碗最豪华的牛肉拉面。”当时他答应得那么爽快,可是我现在喊他,他却不应声了。

曾经,我为姥爷许下诺言,如今,这无法兑现的承诺,是因为村子的路太崎岖,他不愿再去蹬自行车了?还是因为他觉得,我还没有长大?

那年暑假那些事

范广学

一天,我在家里整理旧物,翻出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片。这个纸片已泛黄,上面一行行清晰的字迹映入眼帘,个个文字似在跳动,这是一首打工仔写的小诗,我的眼前又浮现出21年前的那个暑假,一幕幕的场景在脑海中闪现。

2002年,一放暑假,我去了东莞

那个叫下桥的地方,那里有个“信达彩印厂”,老板是我家拐弯的亲戚。想当年我在北京摆地摊时,他刚初中毕业,一个人来闯北京,在我那儿吃了几次饭,后来他南下了,在东莞跑单(联系业务)赚提成。他人脑子活又能吃苦,有了经验和资金后自己租厂房买机器招人员,干得风生水起。这

个小厂里打工的人有外地的,有老家来的,我被安排在包装车间干活。

厂里有两个姓乔的师傅,我们叫大乔和二乔。大乔老家是湖南的,是裁纸车间师傅,手下管十多个小姑娘,二乔老家是湖北的,是印染车间师傅。大乔一脸沧桑,言语很少,心事重重。二乔嘻嘻哈哈,爱开玩笑,他技术高超,是老板高薪挖来的,操作进口机器。我们的宿舍是个大房间,上下床,住了12个人。南方湿热蚊虫多,每床都有一顶蚊帐一个小风扇,每个床就是一个空间——一个打工者的自由之屋。

我的爱好是看书,有时晚上下班了,我会穿过三四条路街,去夜市地摊上淘书。地摊卖的是过期杂志,书很便宜,杂志一元两本。我喜欢买《打工文学》《佛山文艺》和《江门文学》等文学期刊,买一次书能看好几个晚上,以至于打工结束我带回了一大提包杂志。

我和两乔住在一个房间,大乔在下床,二乔在上床,大乔床上总是铺上体育彩票,总见他眉头紧锁,研究上面的数字。或许我是教师的缘故,大乔有些话爱跟我说,他说他是老家县剧团的乐器演员,妻子也在剧团上班,剧团解散了,他们组成了草台班子在外走穴,有一搭没一搭的,收入不稳定,妻子后来跟人跑了,他把女儿交给了老母亲,自己就来南方打工。他每个月领薪水了,分成三份,一份寄给老母亲,一份买彩票,一份留着吃饭,他希望能中个大奖来改变自身命运。他笛子吹得相当好听,只

有在他高兴或苦闷的时候他才会吹起笛子来表达感情,悠扬婉转的笛声飘荡在住宿楼上,给打工者们带来了愉快的享受。有一次,他眼圈红红的,说他母亲生病了,他想念母亲,他吹奏起一曲《母亲》,泪水簌簌而下,如诉如泣、深情悠悠的笛声也勾起了我们的思念之情。

二乔是个文青,闲来琢磨着写个小诗。他在老家的那个小厂倒闭了,于是就出来混,他的人生阅历比较丰富。一次,他刚完成一首大作,情绪激昂地大声朗诵起来:“帽儿破,鞋儿破/二十七元怎么过/是吃是穿还是乐/领导你们曾想过/小厂小厂小小厂/官多如蜘蛛/外看像个样/内看工人打麻将……”我们知道他是讽刺他曾工作过的老家小厂,那个小厂让他爱过恨过,但他不会忘记它,那里埋葬着他的青春和汗水。

二乔随后把这首诗赠送了我,这首诗我也一直在珍藏着,每次看这首诗,我的思绪就穿越到了21年前的那个暑假,打工日子艰辛而又充实,忧伤并快乐着。对待生活,每个人都会有不同的态度,远在他乡打工,他们都怀揣着梦想,努力追寻着人生的幸福,那段打工经历是我一生的财富,我终生难忘。

送我走时,老板说出肺腑之言,他说每个人的成功都要吃很多苦,太不容易,别人的成功不可复制,要自己的路,活出个样儿来给自己看。

我深切地体会到奋斗的艰辛,不管生活多艰难,不管道路多么曲折,我都挺直脊梁一直往前,不向困难低头。



(网络图)